

报眉广告

139 307 58 496

天津老酒收藏协会 走进沧州

免费上门收购

因此广告覆盖沧州市全区,有需上门请提前预约

本公司收购 1953-2021 年新老茅台五粮液酒及 2000 年以前各地方老酒十七大名酒以及 53 度优质白酒。**联系电话:**张经理 13024511618、田经理 18556811191

腊月

■崔治营

腊月是农历一年中最后一个月，由于临近春节，享受到了其他月份享受不到的荣光。

勤劳的庄户人喜欢将儿娶女嫁的喜事放在腊月。这个时节天寒地冻，庄稼地里没有什么活计可做，人们有的是时间，可以从容地过礼、下聘，热热闹闹地举行结婚典礼。然后，女孩子风光光地三天回门。一桩桩喜事办下来，体力不会透支，酒肉也不会浪费，可谓皆大欢喜。

办喜事的多了，腊月就又得了一个很吉祥的名字——喜月。喜月喜月，人们心里高兴，脸上自然笑逐颜开，连空气里都氤氲着撩人的兴奋。

有时候，雪姑娘也会赶来凑凑腊月的热闹。她们一来，腊月就更别致了。旷野里平铺着白白的诗笺，村落后弥漫着红红火火的喜气，家家户户的

大门上贴着大红的喜字，白红相映，好一派妖烧的景色！

腊月里除了喜气，还有忙碌。有喜事的忙喜事，没喜事的忙过年，因此，腊月对于大人们来说又是个忙月。

腊月里要扫房。家家户户挑个阳光正好的黄道吉日，把盆碗、橱柜、水缸等都搬到院子里，然后将屋里的旮旯都清扫一遍。在人们看来，房子扫干净了，晦气也扫没影了，就等着踏踏实实迎新年。

新年要有新气象，于是人们忙着粉刷房子。自己会写的自己写春联，自己不会写的就带着红纸请人帮忙，一家家忙忙碌碌喜气盈盈的。新气象还体现在吃和穿上，临近春节，大家忙着赶集采办年货。待年货办齐了，一家人再置办件新衣服，那更是锦上添花。

除了忙碌，迎新年还有很多讲究，

重要的一条就是嘴里不能乱说，尤其是到了腊月二十三，人们管这一天叫“小年”。

过小年时，先放上一挂鞭，鞭炮的火药香味在小村里飘荡开来。在鞭炮的香味中，上了些岁数的庄稼人在灶屋的供桌上恭恭敬敬地摆上糖瓜等供品，燃起一炷高香，然后跪下给灶王爷灶王奶奶恭敬地磕头，一边磕一边念叨着请求两位神仙：腊月二十三，灶王爷上天，上天言好事，降福保平安。

灶王爷灶王奶奶上天后，腊月的最后几天里就得在嘴上放个把门的了，不吉利的字眼儿一概不能说，脏话更不能讲。有一回，吃晌午饭时我说走了嘴，娘的筷子“啪”的一下就落在了我的脑门上。父亲倒是没打我，但拉开小橱给我拿了俩黏黏的糖瓜说：“再吃俩糖瓜，把嘴上粘上！”

大人孩子粘上了嘴，进入尾声的腊月显得清静了一些，但这份清静不是冷清，而是对新年美好期盼的心照不宣。

现在的腊月，喜气不减当年，但是忙碌可比从前差远了。宽敞明亮的房子不用扫了，猪、羊、鸡鸭之类不用自己杀了，服装鞋帽也不用自己裁剪了，对联呢，机器大批量地印刷，又红火又好看。

人们不忙了，就有更加充裕的时间招待腊月，怎么招待呢？我觉得还是多让孩子们听爷爷奶奶讲讲过去腊月的故事吧。从前的腊月虽然清苦，但是很筋道，能咂摸出文化味儿、人情味儿，有了那些味儿刺激味蕾，腊月才像腊月，年才像年。

巷子的光阴

■任崇喜

正午，阳光并不温柔可人。小巷的两边，树木依旧葱郁，这边的无花果粗枝大叶，那边的丝瓜葡萄架牵牵扯扯。中间矮的是紫叶李，叶子绿中染着红，透出一股活泼劲儿。这样散漫的场景，在这座城市的旧街巷里，比比皆是。

在巷口，时尚店铺一个紧挨一个，潮潮门牌上的大字，闪着光泽，人们匆忙地进进出出。而在巷子里，锈迹斑斑的门牌前，人们会坐在百年老槐树下拉家常，享受着慢时光里的舒适。

有巷子，自然有庭院。门前栽植的花木舒展枝条，掩映着明黄红漆的院门。院门大多半开，一眼就能瞄到里面。刚刚洒过水的庭院，满目清朗，花木扶疏。阳光透过叶子，映照斑驳的绿影，小狗小猫慵懒地卧在地上，房屋上稀疏的瓦松，述说着走远的陈年往事。一种宁静气息，在其间氤氲。

喜欢在巷子里行走，更喜欢的，或许还是那些草木。这些草木，普普通通，一如巷子里的人，在自己狭小的领地里，随遇而安，各安天命，分享着阳光和雨露。它们在城市的夹缝里扎根，按照时历的安排，踏着这里的节奏，不急不缓，在该开花时开花，该结果时结果，活出自己的模样。

就在这个季节，葳蕤的草木安静下来，进暗香袭来的桂枝，在陪伴过中秋的月光之后，也开始打烊，转身化为月宫的寂寞。一种叫菊的植物开始登堂入室，在各家的庭院内外，鲜亮异常。

一簇簇菊花，燃亮在门楣，无论庭院的破旧与堂皇，自然，随性。风吹过时，它们会情不自禁地晃一下，再晃一下，那花瓣，在路人眼睛的余光里，惊艳无比，如同时光。

我家也有这样的院子，不过是旧楼房前，十几平方米而已。年过八十的母亲居住在那里，安度着自己的晚年。

这个院落里，有石榴、花椒、桂花、木香，有芭蕉、月季、香叶、吊兰、天竺葵，甚至还有辣椒、红薯。这个季节，菊花为光彩的主角，花朵不大，如一个个灯盏，在城市逼仄的空间里燃亮，让人想起暗夜星星点点灯。

我常常回到那里，甚至会长久地望着它们。在这座城市，我已经度过几多光阴？仿佛只是一眨眼，就过去了很多年。那些花朵，在明明暗暗地提醒我，甚至敲打我。

“宅中有园，园中有屋，屋中有院，院中有树，树上见天，天中有月，不亦快哉！”这是林语堂的快乐之一。梁思成也有言：“对于中国人来说，有了一个自己的院落，精神才算真正有了着落。”

然而，这种园子，对于许多生活在城市的人而言，无异于一种妄想。

在城市的边缘居住，许多个深夜，我会被车子摩擦路面的尖锐声响惊醒。不由自主地，我会起身，看一会儿儿远处的灯火，想它们究竟装饰了谁的梦境。

然后，倒下，继续夜眠。在梦里，用菊的一缕香气，缝补记忆。

回家

■崔志强

他远远地瞅着家里。村里其他人家都热气蒸腾地忙着过年，而他家却冷冷清清，好像没有一点过年的样子。

他前些日子给家里打电话，说不回家过年。家里当然要问为什么？他早编好了理由，说公司加班，不回来回。其实他是没挣到钱，无颜回家。但又实在憋不住思念，因为他一年没回家了，一直挂心家里。于是他悄悄回来，藏在一个离家不远的废弃仓库里，白天睡觉，晚上偷偷溜出来，凝望着家的方向。

原本想感受一下家的过年气氛，原本的热闹，但自己家好像和年节没有关系。

他沮丧、难过、自责。往年他一回家，家里过年的节奏就加快了，制豆腐、杀年猪、打扫屋子、剁饺子馅等等，全是过年的内容。如今这些事情好像都远去了。

他辗转反侧，思前想后，决定打个电话回家，劝劝爸爸妈妈要好好过年，和往年一样。

“妈，家里过年准备得怎么样？”他故作轻松。

电话那头明显顿了一下，说：“还好。你那边怎么样？也有过年的菜吗？也准备了年货吗？也吃年夜饭吗？”妈妈的问话一个接着一个，连珠炮似的，他听着伤感又温暖。

他清了清嗓子，却答非所问：“妈，我不回家，你们也要好好过年，

过个热闹喜庆的年，和往年一样，贴对联、放鞭炮、看春晚……”临了又补充一句，“我这里很好，您放心。”说罢他的眼泪再也关不住了。

“我们也好。你要吃好睡好，不要太劳累，想家了就回来，爸妈等你。”妈妈还絮絮叨叨说了许多，他听着，用心地听着。但已不能说话，他一说，嗓音就会泄露秘密。

终于挂断了电话，他忍不住蒙着头嚎啕大哭。

突然，他临时决定回家。当他拨通电话，妈妈听到消息，几乎是喊道：“孩子他爸，儿子要回来过年啦。”“真的？儿子要回来啦？”爸爸兴奋的声音在电话里回荡。

回到家，爸妈迎出来，儿子冲出来，接包的接包，拎箱的拎箱，儿子则始终拽着他的衣襟，生怕他溜走似的。

只一日，家里变化就很大，旧貌换新颜，好像一下从冷冬跨入了暖春。妈妈说：“你爸听说你回来，清早就打扫了屋子和院子，到街上买了许多年货，还到张婆婆家买了两只你喜欢吃的咸鹅。你那个儿子啊，一晚上都在问我，爸爸什么时候回来？真的回来吗？”妈妈说了许多，他默默听着，忍住眼泪。

这个春节过得比往年好像更热闹、更开心。爸爸推掉了牌局，陪着他，儿子则像跟屁虫一样，不离他的左右。

他庆幸自己回家过了年，他决定以后每年都回家过年！

微写作

“微写作”栏目短信平台号码为 15100868801。倾听您的心声，期待您的短信留言。

【寒夜读书】

夜空无云，寒星满天，灿烂星光洒向大地、房顶、树梢，还有窗户的缝隙里。它们像一群娃娃推着挤着，悄悄溜进房间，爬上墙壁，爬上书桌，爬到摊开的书页上。书中的文字在星光月影里闪着诱人的光芒，此时不读书，更待何时。

——司德珍

【返乡过年】

如今，乡村街路宽平，小楼、广场、绿地随处可见。环境变了，乡村的年味却没有变，乡亲们还是最讲亲情、最讲乡情、最讲友情。这种不变的亲情味、乡情味、友情味，是游子们割舍不断的情结，忘不了的乡愁：无论在外漂泊多久，都记得回老家过年。

——甘武进

【打年糕】

只见父亲一手紧紧地抓住木槌子的末端，另一只手麻利地握着槌子前端部分，一槌下去，软糯的米就被砸出了一个凹槽。母亲也丝毫没有落后，眼疾手快地将米团翻了一下，又熟练地往糕团中加了一勺水。一次，两次，三次……随着父母那明确的分工和恰到好处的默契，米团也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着变化。

——管淑平

花园

2022年1月19日
责任校对 瑞珊

星期三

责任编辑 齐晓梅
技术编辑 崔敏

15 沧州晚报

热线电话：3155771